

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性的可能

陳瑞貴*

A Study for the Possibilities of Multiculturality In Globalization Process

【Abstract】

It can be maintained that at the moment humanity lives in a period of remarkable transition. It is a transition from local via global toward glocal, from monocultural to multicultural. Transition is a creative process, which can produce not only collapses and threats, but also many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solutions to live and act in the society of the future.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change phenomena is globalization, accompanied by regional and fragmentation. Globalization is leading to a situation where most of the societies in the world with all their aspects (economy, technology, culture, etc.) belong to a system having global interactions. Regional processes like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y form an intermediate phase and a part of this process. Otherwise, fragmentation is from the strong desire to create new independent nation-states. It is a par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Therefore, globalization i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or economic process.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can hardly be exaggerated. Cultural coherence, multiculturalism, and tolerance of dif-

*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Chen Ruey-Que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enter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

ference will be ever more important issues to learn. Multiculturalism in its different forms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t is attempted to discuss what the contents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its paradox are, how the globalization accompanied by regional and fragmentation is and what the possible alternative futures are.

前言

人類的生活正處在一個快速轉換的紀元。此種轉換所顯現的是，由當地的（local）到全球的（global），再轉換到全球當地化（glocal）；由單一文化的（monocultural）轉換到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由單純的（simple）轉換到複雜的（complex）；由片斷的（fragmented），機械性的（mechanistic），直線的（linear），和部門性的（sectoral），轉換到系統性的（systemic），整體性的（holistic），自我組織的（self-organizing），非直線的（non-linear）和進化的（evolutionary）（Buzan,1998）；由工業工藝學（industrial technologies）到資訊及生物工藝學的（information and biotechnologies）（Scheffield,1994）；由物質的（material）轉換到非物質的（immaterial）；由科層組織（hierarchies）轉換到網絡組織（networks）；由重視多數（majorities）轉換到尊重少數（minorities）；由工業社會、資訊社會轉換到新的生物科技社會。（DiCarlo,1996）這種轉換對人類而言，是將再面對第二次前所未有的震撼性衝擊。人們必須以全新的思考模式面向即將來臨的嶄新生活型態。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成為熱烈討論的主題。此一過程是否會衝擊人類生活包括物質與非物質的生活層面，乃至思想、觀念的重組構？無論如何，在新世紀中，「地球村」（earth village）的形成儼然是必然的趨勢之一。（Ruchlis,1990）雖然二十世紀下半葉所形成的此一概念在經濟的、工藝學的、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下，確實產生相當豐碩的成果，諸如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資訊的快速生產與急遽流通（游琬娟譯,1994），科技成就的普遍化，令人感覺到本世紀已處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天翻地覆變遷期（convulsive change），（陳瑞貴,1997）但人類文明成就最終是否真如未來學家所期待的，會臻至全人類在全球文化下具有多元文化性之共存共榮的「地球村」願景？（陳文豫譯,1977）尤其當某一個地區或國家處在相對不利的地位，或當地文化面臨優勢文化衝擊而瀕臨消逝之際，或面對不同傳統價值與觀念

衝突 (Juergensmeyer,2000) , 以及在一個社會中自覺族裔及社群處在不平等的社會條件或機會之下時, 這種人類社會統合的社區型態, 是否會真如未來學家所預期的逐步發展? 是否會真能同異並存? 或, 是否反而會走入崩潰的命運? 會產生更多且激烈的全面性衝突與革命? 對於全球化社會的形成, 其影響的關鍵要素又是如何? 或者所謂的「全球化」不過止於經濟的、科技的層面而已?

本論文主要在於經由未來研究學家對於「全球化」的觀點, 探索「全球化」的發展過程與面向, 其發展所產生之弔詭效應, 以及所可能產生的未來發展。並以未來學之「劇情描繪法」(Scenario) 發展其可能的未來。(Von Reibnitz,1988. Cornish,1977. Schwarz, Uno, and Bjorn,1982) 所以是一種架構性的探討, 此一對「全球化」之未來架構的探討未來將可繼續且延伸於實證的研究上。

一、全球化的意涵與系統層次

二十一世紀上半葉, 巨大的趨勢將對我們的社會結構與政策造成前所未有的全新的衝擊, 也會改造我們週遭世界的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及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方式。第二波 (the Second Wave) 以來的工業成長是在人類企圖創造物質世界的動機下, 以開發自然環境為基礎。此等開發在上一個世紀的下半葉獲得全球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及民間的全力發展而成就卓越。因而帶動第二波社會以來人類社會的繁榮與進步(黃明堅譯,1983. 蔡伸章譯,1984)。此等成就主要來自西方進步理念的共同價值系統。亦即, 「進步」與「成長」是同義詞。但正當工業文明發展極致的同時, 社會的、組織的、環境的、種族的、文化的問題開始層出不窮且嚴重化, 意喻工業社會的衰頹與崩潰, 這種衰頹與崩潰提供讚揚工業成就的人類反思的機會, 因為問題的出現不僅在於機構或組織本身, 甚至價值系統也被質疑。此種反思呈現在對工業社會所追求的「進步」的意義上: 「成長」並不同於「進步」, 除非其意義是「『許多不同的未來進步』之理念的成長」。

如果此一概念是成立的, 那麼新世紀將可能擁有一個「可能的未來」, 亦即: 人類社會將是一個由不同族群與社會、價值標準

(values)、生活方式、宗教、及文化所構成的鑲嵌組合。這種轉變是一種創造性的過程，對於未來社會的生活與行為，不僅會產生利益與挑戰的契機，也能招致崩潰與威脅的危機。(Bell, Vol.2.1997)

(一) 「全球化」的意涵

將人類社會多元性置於具某種同質性環境的「全球化」概念，自一九九〇年代以返加速普及。其基本意涵是：(孫治本譯,1999)

1、全球化意識(global awareness)

全球化意味著民族國家與民族社會的統一性的崩解，(Slaughter,1995)形成新型態的權力和競爭關係，以及民族國家的機構和行動者，與跨國行動者、跨國認同、跨國社會空間、跨國形勢與過程間的衝突和交錯。亦即：在全球化下，民族國家不再可以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對其國家之經濟、政治、人民行為等的控制，而需將其國家行為置於全球的概念下設計與進行，否則全球化的力量將凌駕在民族國家之上，迫使國家的權力面臨崩解，而屈從於「跨國家」和「跨民族」的概念之下。

2、全球化過程(globalizing process)

全球化是一種創造跨國性社會條件與跨國性社會空間，提高區域文化的價值和推動各種第三文化產生的過程。在此一過程中，主要的影響變數有三：一是空間上之擴展，二是在時間進程之穩定性，三是跨國網路、聯繫與圖像流通的密度。如果能創造此三變數的正向成長，就可透過溝通與行動的製造與保存開啟一個具多樣性和非整合性的世界視野。

3、去民族化(denationalisierung)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nation)均具有「同質性」、「族裔認同」、「與其他社會有所區別」、並「具有可封閉空間之自我形象」的性質。全球化則基本上也是一種去民族化之過程，促使一個民族國家，或將民族國家轉型為跨民族國家(transnationalstaaten)之新的型態。

4、去中心化(de-Zentralisierung)

「在封閉的且可彼此隔離的民族國家空間及與其相印的民族

社會中生活和行動」的觀念不再是可成立的。因為可經驗的日常生活行為的界限，包括經濟的、資訊的、跨文化的衝突及公民社會等面向（Slaughter,1996），均是可崩解的。距離的消失，促使人們被迫接受從未被理解的生活型態。根據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觀點，表面上分離的民族國家、宗教、區域、各大洲，其行為和生活是不受距離限制的。

5、非世界國家(Nicht-Weltstaat)

全球化將創造一個無世界國家且無世界政府的世界社會。當前不論在經濟的或政治上均缺乏霸權力量與國際政權，（Scheel,1988）因此有助於全球性的去組織化的資本主義(des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快速發展。

6、全球當地化（glokalisierung, glocalization）

就文化層面而言，文化全球化並非意指世界在文化上變成更具有同質性。而是同質性與異質性並存相容的「全球當地化」。那是在內容與多樣性的結果上，均呈現高度矛盾性的過程。凱文·羅賓斯（Kevin Robins）認為，經濟行為的全球化伴隨著文化轉型的浪潮，是「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之一，亦被視為「全球文化趨同」（Konvergenz der globlen Kultur）的觀點。全球化導致跨越國界的相互依賴性增強，生活風格、文化象徵和跨國行為方式統一化的普世化，全球文化工業越來越意味著文化象徵和生活方式的輻輳。但職得注意的是，從經濟層面的考量，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去當地化（delocalize）」，而同時進行「再當地化（relocalize）」為其全球化的先決條件，即在「全球範圍」的生產與行銷，必須發展「當地」的條件，而臻至「全球化」的「跨當地性（translocal）」。

（二）「全球化」的系統層次

全球化伴同著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如歐洲、美洲及亞洲地區）以及片斷化（fragmentation）（亦即：國家對獨立的期望，例如前蘇聯的國家及捷克）同時存在著。全球化的結果導致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社會藉由其經濟，工藝，文化，等範疇的發展附著於一個全球互動的系統中。而區域化的過程就像歐洲統合，同時發生，成為中間層次及此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Mannermaa,2000）

就邏輯而言，全球化是進步的結果。人類發展史顯示，人類制度在其發展的各種範疇內創造更新的，更高工藝學的，經濟的以及社會政治的系統水平。人類的制度擁有一個洋蔥般的結構：新的，更高水平的就像洋蔥的新的一層。這種由獨立自足的鄉村社群到城市國家(city-states)、民族國家、區域系統（歐洲，美洲，太平洋盆地 Pacific Rim），乃至到萌芽中的全球化的發展過程，是一種「自然的」系統性發展。（Mannermaa,2000）

這種新系統層次的誕生已意味著整體系統的複雜性，以及新的更高層次已有趨向明確表明：在此一系統之下層次的自主性，亦即此種發展具有其獨特性。在許多國家中的「國家與自治團體間」的關係是具體的。歐盟與其各會員國的現在及未來的關係也是具體的。

假若同樣的邏輯在未來持續下去，就意味著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那些社會單位在某個層次上會對全球化系統的規則採取當地化及區域化的措施予以適應。就如同要加入到這場全球經濟的遊戲，以及政治和社會系統中，就必須遵守遊戲規則的義務——至少要參與長跑。另一個選擇就是離開，就像早期 Albania 一樣。

片斷性，是來自於各個民族國家的強烈期望，希望建立一個新的獨立的民族國家，蘇聯的崩潰即為一例。這是全球化與區域化整個過程的一部份。國家要擁有其獨立的、社會的（societal）系統，但絕大多數的他們也要成為更整體的全球化社群積極成員之一。例如時常在 Barcelona 長聽到的口號：「Independent Catalonia in Integrated Europe」。

全球化不僅是工藝學的和經濟的過程。其文化意含將其重要性。文化融合，多元文化性（multiculturality）以及差異性的包容（tolerance）將會是前所未有的重視。不同型態的多元文化性在未來將增加。

全球化過程提供人們在從不同文化的學習及一個全球多元文化社群平和生活的更佳可能性。文化間的衝突也可能存在的。但人們經由更多的物質與非物質（如網路）的互動，將會對其他文化有更多面向的了解與尊重。（Hubbard,1995）很清楚地，對所有人民和文化而言，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二、全球化下多元文化的弔詭

社會學家如帕森斯（T. Parsons）等結構功能論者對社會變遷所持的看法，社會的變遷是在邁向一個更高層次的均衡。此種看法正如未來學科技成長樂觀學派所持的一樣，認為社會將會由於科技的成長而完成許多過去所無法處理的問題，人類的生活品質將不斷提高，也因此人的視野將擴大，人與人的接觸不僅擴大而且頻仍，將會因此建立起共同的文化，人與人間的隔閡將越低，全球意識型態將因為彼此相互依存性與互動性的提高而形成，有助於地球村的塑造。這種看法證諸於近半世紀以來，雖然許多方面如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智慧財產權的維護等，較無關係族群及文化等的範疇，確實有所進展，但在政治、族群及與族群有關的文化問題似乎面臨更大的挑戰。（陳瑞貴，1996）

事實上，後工業社會的快速變遷正隱含著兩大變遷力量：一為創造力，另一為毀滅力。前者讓我們脫離了自然和人為環境條件的限制與對生活環境的「無知」；相對地也對「過去」產生質疑、對抗或挑戰，因此使吾人陷處在「混沌」（chao）中，「突破極限」本來就存在著相當的毀滅、危險性。（Mazarr,1999）所以，正當許多人認為科技及經濟的「全球化」會帶來「全球和平」之際，也不能不注意到全球體系有可能正面臨崩潰的危機。而此危機正是「加速形成地球村」所導致的結果。

文化本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是就文化與社會的內涵而言，它被視為族群中分享的一組理念、價值標準、以及有關世界和運作風俗的信仰和協助約束行為區隔社會內群體的社會行為的組合。它是特殊化組合，這些文化決定不同族群對於未來的反應、變遷與策略。

許多的變因——工藝學的、經濟的、生態環境的、以及人口學的——以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轉換文化與社會，而且也同時被文化與社會所轉換。全球化社會從經濟的層面而言，正在對生

產及行銷技巧，生活方式，及商品進行同質化。全球經濟上的其他變遷，如新區塊的形成（歐洲，北美，以及亞洲），正重新組構全球關係，以致於國家的認同依附在全球區域認同之下。為了彌補文化上的以及經濟的邊緣化或認同的消失，種族的及少數族群對於傳統文化符號與象徵、語言、宗教的及社會的儀式、以及社會組織開始重視並賦予活力。在民族國家內，人口的移出入更增強了最近社會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權力分配的變化，以致於在某些地區少數民族已被平衡成為多數。可是在其他國家中，某些邊緣化的族群卻幾乎不能倖存。地域、種族文化多元的事實並不等於多元文化的理想。理想的多元文化應尊重各個文化差異，而且避免種族歧視。但是新世界正快速創建，對於所有的族群均是以加速的變遷速度進行著。

一、區隔化少數族群的弔詭：在理論上，或有論者支持「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認為全球化發展引申的世界性制度、形象、理念與行為方式之普及化和齊一化，與其發展所引發的對當地文化、當地認同的重新強調、重新發現與強固防禦，是可以相容並蓄而不必然是相斥相對立的。實際上卻是將少數族群給予「區隔化」，摒除在主流之外。政府一方面致力於強調種族平等的計劃；另一方面，少數族群的社會犯罪曝光率高，升遷率低。因此，亦有論者認為，縱然是全球當地化也仍然是一種階級化的過程，全球當地化之必然的資源集中現象，可能引申「全球化的富人與當地化的窮人」之兩極化新形態。事實上，全球化不僅會帶來正面的影響，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應。

二、生存資源爭奪的弔詭：雖然族群的特質有助於彼此的認同，但此認同與該族群所處的環境地位有密切的關係。亦即：基於爭取生存的機會或擴增其生存空間與條件則族群的特質將會被強調，否則族群特質將被忽略。多元文化社會存在著社會的差異、衝突、與不穩定性。而在這些差異、衝突與不穩定中，族群間的溝通是困難的。尤其弱勢或少數族群警覺到其生存機會的稀少時，必然會設法取得更有利的社會資源以維護其生存機會。但對於優勢或多數族群而言，必然設法鞏固其既得的優勢地位，並利用此一優勢地位及其所掌握的豐沛資源。（Weldon,1995）

三、帝國主義危機管理的弔詭：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一個國家或

小型社會中，就全球體系而言亦如是。後殖民主義論者提克利(L. Tikly)把「後殖民」視為是一個源於殖民主義，在文化、政治及經濟等方面所生成的全球性境況或是全球化轉變。後殖民作家史碧娃克(G. C. Spivak)認為，「後殖民」不會僅侷限於東方或西方。「後殖民」所指的是一種新的世界格局，它既包括「去殖民化的」(decolonized)的區域，也包括了那些不能以「殖民」一詞去描述的區域，那些未經過領土／軍事侵略的地區。史碧娃克也從全球的角度論述「後殖民」，認為「後殖民」是帝國主義的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 of imperialism)的新方式。史碧娃克因而說：「全世界都是後殖民的」。(Spivak, 1990, p.94；引自曹莉, 1999, 頁 160-161；方永泉,2000)

四、散居族群認同危機的弔詭：族群散居指某個種族出於外界力量或自我選擇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況，這些散居族群雖然身在海外與當下所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但是他們對其他時空仍然有存有集體記憶，可以在想像中創造出自己隸屬的地方與精神歸宿，而這種不同的身分認同，又會隨著當地主導意識型態的導向而得到強化或淡化。因此，在種族文化認同上，少數族群必須在自身的文化傳統以及主流文化之間作抉擇或取得平衡點。(張京媛,1998, 頁 16-17；引自方永泉,2000)

五、西方跨國文化潛移默化的弔詭：隨著跨國文化，尤其來自西方的，快速向全球擴張其勢力。不僅在經濟及工藝學滲入影響他國的領域，更藉由經濟與科技的侵入將其文化和意識型態植入當地文化，例如麥當勞、牛仔褲、電腦軟體等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傳布與侵入極為顯著。(徐偉傑譯,2000)西方的觀點、價值、生活方式、社會文化透過各種途徑深植當地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因而社會文化的多元性在依附在西方文化之下而趨向同質化甚或消失。

但相對地，美學者楊格(Crawford Young)認為社會進步的結果反而導致了族群的文化自覺。因為社會進步的結果，讓少數族群發現所處社會地位的劣勢或機會的喪失，並且認知到爭取生存資源對其生存機會的功利性。於是促成少數族群的團結以爭取更平等的社會機會或掌握更多的資源以發展其族群，加拿大的魁北克尋求獨立、南非的ANC取得政權均是證明。相反的，如果在一個社會中能

提供公平合理的機會，將有助於族群衝突的降低。此等由於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導致社會機會的不均等及文化認同所引發的族群衝突的問題不僅存在一些低度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也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中。亦即：文化認同與族群衝突的問題不是國家的、或區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

三、全球化下多元文化的可能發展

誠如上述，一方面由於經濟的、工藝學的、資訊的等跨國的傳布；另一方面人口的移動，更造成各種族互動機會與接觸頻率的增多。因此在許多地區，社會的組合結構複雜化，文化的內涵也趨多元化。社會中各種次團體更形成各種次文化。因此，任何國家均可能是多元文化的社會。從地區性的及全球的角度，亦可獲致相似的結果。易言之，一個國家，多元文化；誠然，一個區域，多元文化；一個世界，更是多元文化。對於此等多元文化性的可能發展，是有可能經過設計與推動的。而任何的設計之前，必須有其預測可能的未來情境以做為未來國家及社會發展的基礎。

全球文化的未來如何？優勢的趨勢(dominant trends)是否正主導形成吾人所欲的世界？政府的政策與族群的反應是否足以滿足或轉換可能帶來的衝突？這些渴望的未來有利於文化的分歧是對人類的未來有助益的。針對這些問題，未來是模糊的。(Moorcroft,1993)有關全球化趨勢與反趨勢的討論以及適當的政策，仍有太多的爭辯。面對此等不確定性與模糊性，本文擬建立劇情，描繪可能未來的意象。(如附圖)

在此，發展的「可能未來」的劇情(Bell, Vol.1.1997)，其關鍵變數是文化的分歧性與認同及社會精英與社會大眾的互動關係。這些變數均有正面與負面的意涵，但卻是「形成未來」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從變數的推測可獲致文化極化(cultural polarization)，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文化多元化(cultural pluralism)等三大劇情。在這些劇情中，每一個文化極化或多元化的水平均與政治、經濟、社會、及工藝科技等結合。這些劇情代表著可能的趨勢、當前政治、及一個新世界的未來。

（一）文化極化

邁向產品及消費同質化的全球趨勢也可爰引在文化上的反應。當前的全球趨勢的發展顯現出一國內及國際間貧富差距日趨嚴重，因此某些處於弱勢的團體將愈來愈邊緣化。在這種情形下，經由優勢文化所操控的全球物資的渴望將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群際間必然產生衝突。甚至於這些物質的渴望可能並存著。如此對於物質渴望的同質性並不能提供差別認同的基礎，這種差別認同面對傳統文化日益被貶損，或被視為返祖的性質，或被完全視為只具旅行性質的魅力時，在 Azerbaijan, Africa, India, Bosnia 等以及包括美國，巴西及許多其他國家內部的衝突，這種趨勢必然會提高。

這種劇情揭示了一種態度上對少數族群需求持續的漠視；在種族及宗教上的壓制與隔離；以及民族刻板印象的日益增高的極化。這種現象也會擴及到其他範圍，例如生態問題。漸增的消費主義伴隨著漸增的貧窮，這種未來發展，埋下了地區與全球均會面對的環境負荷。至於人口部分，嬰兒夭折率，家庭成員多寡以及收入，性別，及族群之生活期望值會持續地分歧。政治方面將導引出國家及國際間經濟及政治結構的不穩定性。

（二）文化同化

面對外環境的衝擊及多元族群時，以政策運作群求同一社會內的共融為基礎。此等政策在於透過同化的途徑導引例如少數族群等的非主流文化傳統，以降低文化衝突。其基本目標是，人們可能在相對和諧下一起生活。與前一個劇情的主要差異是，更強調分享經濟進步的成果。此一趨勢藉由合宜的教育、機構、與工藝科技，以及設定一個邁向跨文化的措施與水平，企圖解決種族及文化的衝突。因此，在此一未來趨勢下，生活方式會變成更一致。文化的差異可以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可透過各種活動來營造和諧的環境，例如節慶日活動。至於社會及政治範疇也會運用此種方法。例如所有群體間的通婚會使得族群與族族間的差距模糊化，家庭成員多寡，出生率，及患病率的差異會降低。無論如何，可預期透過龐大的相似的世界城市及購物中心顯現出生活方式的趨同。這個劇情對文化本身是更公正的且更宜人的，但全球化的物質價值系統及工藝

科技的使用並不會解決個人及群體認同失落的問題。

(三) 文化多元化

上一個劇情雖然對各種族群提供所有可能的社會機會，並營造有利族群同化的條件，但文化分歧性無法被作為對貢獻經社發展的知識與社會資本強有力的泉源。因此，藉由此一劇情，加入激勵文化分歧性的政策，甚於強調文化的同質性。這將表現在對於未來的經濟、社會及環境的策略發展上。這裡的未來意象會是一種文化多元主義，這種主義會是一種針對不同文化傳統的多元文化的發展策略上。它將包括文化同化劇情的許多面向，當涉及更龐大面向文化型態與傳統時，此等文化與傳統是以理念與願景的創造性互動變遷為基礎。在此一劇情中「教育」(Goldthwait,1996)會更多樣化，以地方的文化結構及地方社經需求為中心，但仍維持整體社會的文化。至於社會及政治範疇也運用此種方法。生產制度，社會組織、族群與社群，藉由以文化差異性為基礎的經濟交換，會是更小且更多樣化。在家庭成員多寡及生活方式方面，比較前一個劇情會是更廣泛的多樣性。但更佳的健康與生活品質的期待是趨同的。因為生活，工藝，及更小的分權組織及結構的差異，會降低環境的衝擊與增加生態的穩定。

結語

上述的劇情將會成為在不同情境思考、族群與社會精英間不同互動關係及政府決策下，在一個國家中不同的時空中出現。在一個區域如歐盟，甚至全球亦同時會同時出現不同的劇情。這種未來劇情的思考與發展既不是回歸傳統生活方式，也注意當前現存社會變遷。甚至將傳統與工業的生活方式均被納入在一個長期發展策略內，為的是達成更多樣與宜人的全球發展。

全球化基本上並不是對所有社會及族群齊一化的過程，而是在齊一與尊重，同質與異質之間進行發展的過程。此一過程的發展繫於全球文化與當地文化的互動關係及與政府，尤其是社會精英，對文化多元化之認同態度與抉擇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社會精英間認知的分歧將導致多元

文化策略釐定上的分歧，社會精英間的認同將促成多元文化社會快速地建立。而社會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對於多元文化的認同態度，與社會大眾若一致，則多元文化社會的可能性將極高；相對地，將可能產生衝突，乃至社會的崩潰。

參考書目

- 方永泉 後殖民主義與比較教育研究 論文 網址不詳，2000。
- 張京媛編 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市：麥田 1998。
- 曹莉著 史碧娃克。台北市：揚智 1999。
- 陳瑞貴 族群主義下，「待死」的地球村？或整合的地球村？淡江大學 1996。
- 陳瑞貴 未來趨勢與適應 電子檢測與品管季刊 臺灣電子檢驗中心，1997.04。
- 黃明堅譯 第三波 聯經 民 72。
- A. Toffler 著，蔡伸章譯 遽變中的世界 志文 1984。
- Emmanuel G. Mesthene 著，陳文豫譯 科技的變化——對個人和社會的衝擊 新亞 1977。
- Malcolm Water 著，徐偉傑譯 全球化，弘智 2000。
-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 全球化的危機 商務 1999。
- Yoneji Masuda 著，游琬娟譯 資訊地球村 天下文化 1994。
- Bell, Wendell. Foundations of Futures Studies. Vol. 1.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p.75-80.
- Bell, Wendell. Foundations of Futures Studies. Vol. 2.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p.171-227.
- Buzan, Barry and Gerald Segal. Anticipatory the Future.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 Cornish, Edward. The Study of the Future. Washington: World Future Society, 1977.
- DiCarlo, Russell E. Towards A New World View. Erie: Epic Publishing, 1996.
- Goldthwait, John T. Value: What They Are and How We Know Them.

-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96.
- Hubbard, Barbara Marx. Revelation: A Message of Hope for the New Millennium. Mill Valley: Nataraj, 1995.
- Juergensmeyer, Mark.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Mannermaa, Mika. Multidisciplinarity, Methodologies and Futures Studies. 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 summer 2000.
- Mazarr, Michael J. Global Trends 200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Moorcroft, Sheila(ed.). Vi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Connecticut: Praeger, 1993.
- Ruchlis, Hy and Sandra Oddo. Clear Thinking.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90.
- Scheel, Randall L. Introduction to The Future. Palm Springs: ETC Publication, 1988.
- Scheffield, Charles, Marcelo Alonso and Morton A. Kaplan(ed.). The World of 2044: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of Society. Minnesota: Paragon House, 1994.
- Schwarz, Brita, Uno Svedin, and Bjorn Wittrock. Methods in Futures Stud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 Slaughter, Richard A (ed.). New Thinking for a New Millenniu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Von Reibnitz, Ute. Scenario Technique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88.
- Weldon, Lynn L. The Future: Important Choices. Niwot: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5.